

梦的过错

欧阳悟梦◎著

献给：
曾经、正在及即将爱与被爱的所有灵魂。

梦的过错

欧阳悟梦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的过错 / 欧阳悟梦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5399-9708-7

I. ①梦… II. ①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39918 号

书 名 梦的过错

著 者 欧阳悟梦

责任编辑 孙建兵 姚 丽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375

字 数 10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708-7

定 价 2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献给：

曾经、正在及即将爱与被爱的所有灵魂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邂逅/1
- 第二章 迷失“方向”/8
- 第三章 舌战才女/24
- 第四章 凝眸/39
- 第五章 乱点鸳鸯谱/48
- 第六章 点破天机/59
- 第七章 “九字真言”/79
- 第八章 几曾忘情？/94
- 第九章 心有灵犀/115
- 第十章 风波骤起/129
- 第十一章 “因为我爱你”/163
- 第十二章 “小小的城”/175
- 尾声/194

第一章 邂逅

茫茫宇宙中有一个小小的光点，它被一种自称为“人类”(Human)的物种叫做“银河系”(Galaxy)。在银河系中有一个小小的天体集合体，人类称之为“太阳系”(Solar System)。在太阳系中，有一个蓝色的行星，人类称之为“地球”(Earth)。这个蓝色的星球大约

诞生于四十六亿年以前，并将于大约三十亿年之后消失。大约四百四十万年以前，人类的祖先开始在这个星球上出现。从那时起，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，在这群既可爱又可怜的生灵中，每时每刻都发生着数不清的悲欢离合、恩恩怨怨。

故事发生在这个蓝色星球表面东经 $100^{\circ}\sim 150^{\circ}$ ，北纬 $20^{\circ}\sim 40^{\circ}$ 范围内的一个小小的角落；时间是公元 1985 年 8 月 21 日。

故地重游，非梦似梦已成梦。怅然若失的路梦骑着自行车，像风一吹就要飘落的一片树叶。暑假里，学生都放假了。夜色笼罩下的校园极为幽静，以致可以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落叶的声响。路灯透过一层又一层梧桐叶，洒落一地破碎的苍白色。

泪水从路梦的眼角不知不觉地淌了下来。

“呜——”远处春申江传来的一声汽笛划破了

寂静。

“我怎么——？”路梦问自己。

他的身体猝然一晃，前轮胎撞到了路边的一棵法国梧桐树。

他翻身下车，颓然前行，漫无目的。不久以前，他还是这里的一名学子。这里大大小小的每一条路都曾留下他的足迹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认得出他的身影，好几个路灯下都曾是他深夜苦读的“专座”。转眼间，他已成了一名“校友”——校园的匆匆过客，这怎能不叫多愁善感的路梦黯然神伤？

恍恍惚惚有两双眼睛在路梦眼前不停浮现。

一双，如江南的湖泊，波光幽柔，轻烟飘忽，叫人联想起细雨霏微的时节——珊珊的。

另一双，那是怎样的两汪深潭！如梦如幻，如慕如怨，深藏于一副珊瑚色框架眼镜的镜片后面，幽兮，邈兮，其深莫测——其深莫测的，属于伊人。

珊珊的，伊人的；伊人的，珊珊的……

混沌。真空。

一只流萤从幽暗的草坪中飞来，忽明忽暗，楚楚可怜，在路梦头顶的上空盘旋。路梦轻轻一招手，捉住了它。它的荧光是那样微弱，只有遮挡住路灯的光线才能看得分明。它又飞了，飞得很慢，飞向它所飞来的地方。

陪伴着路梦的是一辆“老坦克”自行车。它悄无声息，寸步不离，比起古装戏里的老仆人还要善解人意。

他甩甩头，额前蓬松的卷发滑落了下来。

“我以柔弱的目光轻抚

这曾在童年的梦中留给我轻烟似的忧伤的一束

就像我把自己的手

轻搭自己的头，抚弄着

曾经是那么柔软而褐黄的发……”

遥远的记忆，如同幽深而空旷的山谷。那回声竟

然又一次响起，忽轻忽重，忽抑忽扬——那声音，就像那一双“江南的湖泊”，波光幽柔，轻烟飘忽。伴随着充满灵气的声音，飘然而来的竟是如此熟悉的身影；依然是那么娇小，依然是那么纤柔，依然是那么飘逸，依然是披肩的长发半掩着清秀、动人的那张小脸。

“珊珊！”他的灵魂在记忆的山谷里深深地呼唤，“珊珊……”

静静的夜里一阵急促的“唰唰”声，仿佛就是回答。一片树叶，枯黄，憔悴，从树上飘落下来，依依不舍地停在他胸前。

他发觉自己已停留了好久。

“该回去了。”他告诉自己。

“悄悄地我走了，

正如我悄悄地来；

我挥一挥衣袖，

不带走一片云彩！”

路梦擦干了眼角的泪痕，不再抱任何希望。一直走到了离西大门不远的一号宿舍楼前的小竹林旁。

他突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直觉——珊珊来了。

蓦然回首，不远处，三个女孩，抱着讲义、课本，并排走着。中间那个“连衣裙”，那么熟悉的情影，那么熟悉的步姿，那么熟悉的秀发，那么熟悉的风韵——是她，路梦的眼睛没有骗自己。

他跳下车，那么急切，那么不顾风度。他追上她，那样激动，那样语无伦次：“珊珊，你，怎么，今天就来了？”

“啊，你？”同样激动，惊喜，在这刹那间。在这刹那间，珊珊也在怀疑自己的视觉是否出现了问题。

第一个刹那过去了。第二个刹那。对视，沉默。尔后，他问她，语调轻柔：“今天就来了，是不是……补考？”

“嗯。”娇怯的脸上飘来一片愁云。

“一起走走，怎样？”他要驱散那片愁云。他的声

调坦诚得就像一缕清风。

“嗯。”答声温柔如梦。

顷刻，珊珊翩然而至早已回避一旁的她的两位同伴跟前，轻声说了些什么，又翩然返回路梦的身边。

第二章 迷失“方向”

夜已深。路梦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感觉毫无倦意。

室友正在酣睡，鬼知道他是在神游东周列国，还是在上西天取经。只是他那“呼噜呼噜”的声响，高一阵，低一阵，叫人实在无法消受。

路梦摇了摇床，鼾声依然。于是，他想起法国影

片《虎口脱险》里的一组镜头，顿有所悟，对准室友的方向吹开了口哨：“嘘……嘘……嘘——”

寝室里静了，室外隐隐的虫鸣便显得清晰起来。路梦闭起眼睛，谛听这大自然赐予的单纯的音乐：“唧唧，唧唧，唧唧……”

今晚，路梦不能不想珊珊，不能不想脉脉含情如江南湖泊的那双眼睛，就像不能不回味《志摩的诗》中《沙扬娜拉一首》的意境在今晚与珊珊临别时穿越时空的“翻版”：

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
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
道一声珍重，道一声珍重，
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。
沙扬娜拉！”

路梦打开手电筒，又一次从枕下取出珊珊一个月前就寄给他而他今天才收到的信，又一次端详信封中

那张别致的卡片。

卡片正面，以秋天的暮色做背景；暮色中，一片枯黄的树叶飘摇在半空；衬托着这落叶的，是右侧的一棵高大的梧桐树；树梢所及的左上角，斜题着一行黑色圆体小字——“A Falling Leaf”。卡片背面，排行别致地写着数行小巧的钢笔字——

“树上，
落下一片金色的树叶，
就像秋之声里，
遗落一个和弦。
没有人，捡起这片落叶，
就像没有人理解秋，
知音，在很远的地方，
还没有人，还没有。
也许，已经属于亘古，
和土地的历史一样悠久；
也许还没有诞生，

年轻得没有轮廓。

没有人知道，

风怎样卷走了这片树叶。

没有人听见，

秋深深的叹息。”

落款是“沈眠赠苏醒 1985年7月21日”。

借着手电筒的光亮，路梦久久地玩味着那片落叶、那首诗。秋风瑟瑟，一叶飘零，那是怎样的意境！

曾几何时，路梦因秋风兴叹，以“芦花”自况，漂泊的灵魂祈求着超脱，期待着归宿，写下了一首除了知交张志高之外谁也没有真正读懂的《芦花》。这首诗，他用笔名“苏醒”发表在全校第一本纯文学杂志《启明星》创刊号上。路梦是《启明星》创刊号的责任编辑。校方很重视这本学生刊物——校长亲自为它题词；副校长、团委书记都担任了顾问。后来，他惊讶地发现世上居然还有那么一位红颜，不仅真正读懂了它，而

且那样地喜欢它。

曾几何时，路梦的灵魂又一次飘零，在炎热的盛夏——“最后一次晚餐”时伊人的“异常”表现给他的心灵深处造成了极度的震撼，使他始终郁结在胸，无法排解。他无法理解更不能接受伊人这么快就“变了心”。

路梦点燃了一支“时运”(Silk Cut)牌香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喷吐出或大或小的圆环，一个，又一个，旋转，扩散。

在他心灵的屏幕上，今晚跟珊珊在一起时的镜头，在一个片段、一个片段地交替放映：

忽而一前一后，忽而一左一右，小路上，只有路梦和珊珊。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，又始终相隔无几。

“要补考几门？”

“数学、物理，还有机械制图。”